

## 书道 Book Review

## 《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



李辉著  
《封面中国》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一月

书法一道,在中国历史悠久,有专家曾经概而论之,分为“书家字”与“文人字”两大类。书家作书,本属专业,重在来历分明,又能推陈出新;而文人作书最怕输在个性上,不喜泥古,但求情趣不俗。

近来读史,发现历史研究方法多种,统而论之,竟也与书法一道颇有类似之处——有专家历史研究法,也有文人历史研究法。就我最近阅读的近现代史领域而

言,专家历史研究好比前段时间读的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条分缕析,句句严谨,显示出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文人历史研究好比作家李辉的《封面中国》系列书写,着力点不在证据、结论的严谨扎实,而是要以叙述角度的新奇别致取胜。

《封面中国》有个副标题: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这一系列书写,最初缘起是李辉2001年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借阅1927和1943两年的《时代》周刊。这本杂志自创刊始,每期封面会选择一个人物,以确定本期主题。1927年蒋介石曾出现,1943年的某一期,是宋美龄。

李辉身份多重,著述丰富。他供职新闻媒体,是名记者和名编辑;他也是知名作家,以写现代作家传记闻名;他还是翻译家,时有译著出版。正因具备如上多重身份,所以当看到他这两年的《时代》周刊,几重身份被同时调

动——从事新闻媒体工作,自然对《时代》周刊有敬意;英语过关,阅读原刊毫无障碍;传记书写横跨文学与历史两个领域,读他之前的著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等便可知晓,作家传记只是他选取的一个人手处,他要从这一角度研究文学与历史。于是,一个选题自然而然跃现于他的脑海:“从1923年到20世纪末,将近八十年时间,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

自2005年开始,李辉开始这一专题的书写,先后两度在《收获》杂志开设“封面中国”专栏。迄今为止结集为两本专著:第一本2007年面市,从1923年写到1946年;第二本从1946年写到1952年,书刚刚上市。

将近八十年里,中国人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宋美龄、溥仪、汪精卫、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达赖喇嘛、林彪、江青、邓小平等人先后在《时代》周刊封面出现。这些人像一个个单独的珠子,串起这串珠子的那根绳,便是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早已被历史学家从专业角度翻来覆去写了个底朝天,可是从《时代》周刊这个“它”者的眼光来叙述,尚未见过。读罢全书,不得不赞叹这角度选取得巧妙,几十年历史宛若一块巨大的璞石,李辉以这角度为刀,再如庖丁解牛一般的精心,最后雕琢出气势不凡的精美玉雕。

古人说读书,曾有“读书得间”之说,意指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李辉读《时代》周刊,从一些封面专题读出中国现当代史之大义。而他借这新奇别致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史的书写,同样也有大义隐含在内,也许就是以史为鉴,审视当下的中国,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中国人。 杨葵

## 新书推荐 New Books

## 《大串联》



雪屏著  
二〇一二年四月  
新星出版社

大串联是文革记忆的标志性事件,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是从大串联开始走向社会、认识人生的。主人公石磊从北京→大同→延安→成都→遵义→贵阳→韶山→郑州→北京,转了一圈又返回了起跑线,这既是《大串联》的地理路线图,更是蕴含着人生成长的“在路上”的轨迹。

## 《特别的一天》



吴念真著  
二〇一二年四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作家吴念真的短篇小说选集。小说写出了一个个大陆读者所陌生的台湾面孔——在乡村劳作的底层小人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外部世界飞速发展及城市化对矿区 and 农人们原本生活的冲击在小说中也都有反映,既有温情,却也悲凉。

##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白先勇著  
二〇一二年四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为父亲编著的一部著作,共分两卷,上卷《父亲与民国》,下卷《台湾岁月》。该书精选白崇禧珍贵照片五百余幅,记录了诸多历史关键时刻。白崇禧属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在军事上素有“小诸葛”之称,与李宗仁并称“李、白”。

## 《宇宙尽头的餐馆》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二〇一二年四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科幻小说。宇宙尽头的餐馆是餐饮史上最了不起的风险投资,整个餐馆被一个巨大的时间泡包裹,并沿时间轴向前投射至宇宙终结的那个时刻。餐馆里,客人各自挑选座位坐下,吃着美食,观看整个宇宙在周围爆炸……

## 悦读 Happy Reading

## 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成为所有人的记忆



亮轩著  
《飘零一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三月

古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句平常的话语,凝聚着多少代人辛酸而无奈的生存经验。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一场战争,使得许多家庭遭遇了骨肉分离的命运、生离死别的痛楚——一道海峡即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堑,使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够抵达彼岸。亮轩的《飘零一家》讲述的,虽然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个案,或者如作者所说的,只是大时代海洋里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与泡沫,但即便是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个案或

者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与泡沫,我们也依然不难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疾风骤雨,真切感受到个体生命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撕心裂肺的悲伤与痛苦。

正像书中引用的姚一苇先生所说的一句话,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了钩子上的虫子一样,一点劲都使不上。的确,面对强大的命运,个人其实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就拿作者来说,从童年时期的家国动荡中遭遇父母分离,进而血亲分离,他跟随父亲留在台湾,母亲则北上回到大陆,成立新的家庭,等到母子重新相聚,已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其间作者先后经历了被父母遗弃、当小和尚、逃学、偷窃、父子失和、离家出走等种种坎坷,虽然缺少母爱的呵护,虽然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但他毕竟还是一路磕磕碰碰地走过来了。然而,人生又能有几个四十多年呢?或许作者尚属幸运者之列吧,他还有机会等到母子相见的那一天,“有机会表达感激,真的好幸福”。但他同时也亲眼看到,依然有更多的人或随

波逐流,或被时代的浪潮打入水底,骨肉分离即意味着天人永隔,一生一世再也没有相见的那一天了。

与作者的个人遭遇相比,父母那一代人更是经历磨难,而他们内心的痛苦也显得更加深沉。作者尝言:“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作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地质学家,父亲的平生固然拥有财富和名位换不来的满足,但他的一生却是饱经忧患,几乎从来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学术的大海中自有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无疑是父亲能够坚持下来、且矢志不渝的唯一的精神支柱。而作为一个女人,母亲既经历了家国剧变,又身陷“反右”与十年动乱,不仅身体惨遭伤害,精神上的伤害甚至远甚于身体上的伤害更加难以平复。当八十岁的母亲终于与离散了四十多年的儿子团聚时,儿子已然不敢相信,眼前陌生的老人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作者说:“长江大河般的生命中,只见白浪滔天地冲撞激荡。直到河水

枯涸了,河床龟裂了,才彼此露出真正相爱的面目。”这句话说的他们母子之间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已经相聚、或者未曾相聚的骨肉亲情呢?

从内容上看,应该说《飘零一家》讲述的只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和家族记忆史。然而透过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和家族记忆史,我们却从中听到了一个时代的乱世悲歌,体验到了一个时代的家国剧痛。如果说宏大叙事所显示出的只是一种粗略的历史平面,很少顾及到具体而微的私人感受,那么,作者的个人叙事不仅足以弥补宏大叙事的不足,同时也能够以丰富、感人的细节丰满历史的血肉——你能够从中触摸到历史真实的纹理,把握到每一个人真实的心跳。诚如章立凡先生所言,历史是一张拼图,个人史和家族史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只有无数的个人史与家族史汇聚在一起,才能够构成一个民族无法遮蔽的集体记忆。 慧远

## 好书我读 Good Book



王军著  
《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一月

初读村上春树,还是在十多年前。记得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都笼罩在《挪威的森林》所营造的迷离氛围里。不仅仅是阿美寮的空寂,还有渡边的无边的虚无主义,更有青春的残酷和近在咫尺的死亡的召唤。那种神秘我至今也不得其解。村上是一个谜。

毫无疑问,所有伟大的心灵都是值得聆听的。来自美国的日本文学学者鲁宾是村上春树的研究者,他的最新力作《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为读者描述出了一个完整的村上春树。

## 为日本诊病的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仅《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就发行了1500万册。而他的其他作品,诸如《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则以大胆独特的想象力,对意识领域的深刻探索,在西方备受关注与推崇。村上春树在写作上从不重复自己,总是不断自我挑战,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令人炫目的美。另外,村上自觉远离主流作家圈子,他的严谨的个人生活使得他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感和认同。

村上春树出生于日本京都,童年时移居大阪。父母都是高中语文老师,这使得村上很小时成了一个书虫,而且读书成了一生的“工作”。音乐,特别是摇滚是他的最爱。但他更喜爱的是美国文化,在鲁宾的书里,他写到“村上春树已经被称为第一位对美国流行文化完全认同的作家”,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

也做不到。”日本对亚洲对中国所做的暴行,是亚洲人中国人的噩梦,也是日本人的梦魇。在这样的背景下,村上春树成为了一个异乡者,一个深刻感受到“日本病”的人,而且他诚实地写出了这样的感觉。他试图通过作品解读日本文化,并且寻找医治它的办法。

在《挪威的森林》里,他借永泽的口说,“我本质上是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缺乏在内心深处爱上任何人的能力。”这个失去爱的能力的人,只是感到冷,在深夜,如果不是跟女孩子在一起,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寂寞。他也厌倦这个行为,但他做不到。在小说里,人人都病了,直子病了,后来还是死了,木月病了,自杀了,玲子病了,敢死队也是病了,后来失踪了,初美后来自杀了。这是一幅绝望的景象。这种绝望感不仅仅是虚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村上春树说:“我们已经相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日本是一个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所谓自由的公民社会,但事实果真如此

吗?如果将表层剥去,我们会发现骨子里在呼吸和跳动着仍是那个旧有的封闭国家体系或曰意识形态。”这就是村上在《奇鸟行状录》里想弄清的“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至今不愿意直面的那段历史、承担相应道义责任的答案”。找出日本疾病的根源,是他写作的隐秘而深刻的动机之一。他说,“在研究东京毒气袭击的过程中我再次为日本社会那种封闭的、逃避责任的事实所震惊:如今的行事方式竟然跟当时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行事方式如出一辙。”

在村上春树看来,能够意识到自己生病的人是正常人,而认识不到病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人的自审能力,好像洁净的水不断洗涤自己的污秽。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起的作用,也是必须起的作用。我想这是村上对我们的意义,村上所言的“日本病”,何尝不是人类的疾病。这也算是村上春树作为世界级作家对人类的贡献吧。 阿美